

知味

鱼香之妙

张富国

每次吃饭,儿子总嚷嚷:一定要有鱼香肉丝,吃来哪儿能少了鱼香肉丝?!

儿子常有一个奇妙的问题:菜里没有鱼,怎么会有鱼香?其实,川渝之地,素多湿冷,常以重味提神御寒除湿。

比如有鱼香肉丝,这香气,源自讲究的用料。比如大蒜、生姜和葱切成碎粒,用量要大,是主料的四分之一;

鱼香的关键在泡椒。川渝四季静风,温湿适宜,适合微生物崭露头角。

这口味,固然是食材的功劳,也是大厨的功德。选肉也讲究,前腿肉或里脊肉,嫩滑,做出的鱼香肉丝才不会柴,口感才好。

做这道菜,有两个诀窍:打调味汁,一定要用玉米淀粉,它有良好的黏结性、保水性和凝胶性,炒熟后把原料包裹均匀。

所有的调、辅料,如兄弟姐妹,相互帮扶,各自成就的同时,再借火势,生成乙酸乙酯,这便是清香里的醇厚。

这味菜的出神入化,更在于它的妙用,佐以治疗儿童缺铁性贫血。缺铁,可导致小孩子抽筋,梦中惊醒。

“青山缭绕已无路,互见千帆帆映来”,峰叠叠,路在哪里?猛然间,千帆若隐若现,从远处驶来。

不是交友不慎!当年初到贵国,央一位同僚取汉名,润笔被省去不少,却给我取了这个名字,表字还是阿堵!

“这个——”孔方略一皱眉,笑道:“其中牵涉太多,一时也讲不清楚。”

“正好,那就索性从商了吧!”孔方拊掌笑道:“贵国四民中商为末流,小弟一直认为,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”

孔方一愣,随即大笑道:“还

灯下漫笔

听雪落故园

蒋香玉

“唰唰”的声响,切开的菜叶随即被投入灶台那口锅里,伴随着蒙在窗户上的那层塑料在风中呼呼的一张一贴,一会儿厨房里就弥漫着白菜味的腾腾水汽。

细碎的时空隙里的那些旧事,记得童年最深刻的记忆,光明消逝,往事浮浮想起,在烟波中悠悠荡荡开去。

雪花还在轻轻地飘着。它飘舞在空中,化作飞天挥动着衣袂,在天地之间,不着浓墨,用淡淡的灰白,宛若展开了一幅古典中国风的山水画卷。

冬夜,听雪落的声音,那声音,是冬的脉搏,是冬的心跳。听雪,隔着一层东西来听,似乎更有韵味,人在内,雪在外,似隔非隔,似断非断,时断时续,若有若无,却心意相连。

寂静听雪,品味的是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美轮美奂和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”的气势磅礴,感受的是“千门万户雪花浮,点点无声落瓦沟”的浪漫和“欲将轻骑逐,大雪满弓刀”的悲壮;也许,簌簌雪落的声音,更胜于梵铃上奏着的名曲,可是,又有哪一首乐曲能

与这天籁之音媲美呢?“这世间的美意原有定数。”看中国古代文人画,多是听雪意境的长卷书,似乎只有雪可以散发出这种绝绝的寂寞。

有人说:落雪的声音,是天使的声音,能听见的人会幸福一生。童年听雪,是倚在父母身旁烤火、煨红薯,伴着笑语声声;是躺在母亲的臂弯里唱着歌,听着故事酣然入梦;那雪在梦里欢唱,带着芬芳,带着笑,听它的是一种温暖与舒适。

雪花还在轻轻地飘着。它飘舞在空中,化作飞天挥动着衣袂,在天地之间,不着浓墨,用淡淡的灰白,宛若展开了一幅古典中国风的山水画卷。

冬夜,听雪落的声音,那声音,是冬的脉搏,是冬的心跳。听雪,隔着一层东西来听,似乎更有韵味,人在内,雪在外,似隔非隔,似断非断,时断时续,若有若无,却心意相连。

寂静听雪,品味的是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美轮美奂和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”的气势磅礴,感受的是“千门万户雪花浮,点点无声落瓦沟”的浪漫和“欲将轻骑逐,大雪满弓刀”的悲壮;也许,簌簌雪落的声音,更胜于梵铃上奏着的名曲,可是,又有哪一首乐曲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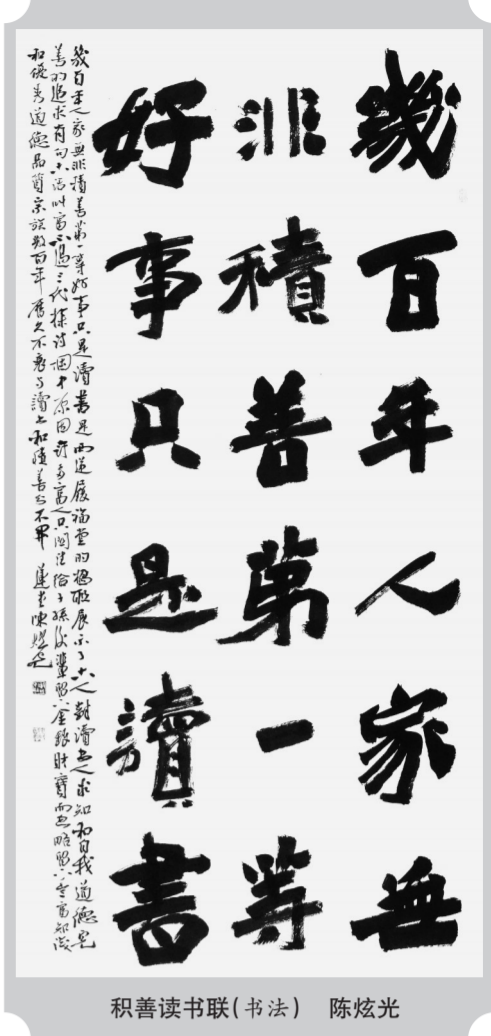
与这天籁之音媲美呢?“这世间的美意原有定数。”看中国古代文人画,多是听雪意境的长卷书,似乎只有雪可以散发出这种绝绝的寂寞。

有人说:落雪的声音,是天使的声音,能听见的人会幸福一生。童年听雪,是倚在父母身旁烤火、煨红薯,伴着笑语声声;是躺在母亲的臂弯里唱着歌,听着故事酣然入梦;那雪在梦里欢唱,带着芬芳,带着笑,听它的是一种温暖与舒适。

雪花还在轻轻地飘着。它飘舞在空中,化作飞天挥动着衣袂,在天地之间,不着浓墨,用淡淡的灰白,宛若展开了一幅古典中国风的山水画卷。

冬夜,听雪落的声音,那声音,是冬的脉搏,是冬的心跳。听雪,隔着一层东西来听,似乎更有韵味,人在内,雪在外,似隔非隔,似断非断,时断时续,若有若无,却心意相连。

寂静听雪,品味的是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美轮美奂和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”的气势磅礴,感受的是“千门万户雪花浮,点点无声落瓦沟”的浪漫和“欲将轻骑逐,大雪满弓刀”的悲壮;也许,簌簌雪落的声音,更胜于梵铃上奏着的名曲,可是,又有哪一首乐曲能



积善读书联(书法) 陈炫光

聊斋闲品

红炉小雪照夜白

曹春雷

冬夜,天寒地冻,有一炉火可抱,是幸福的。如果窗外正飘着小雪,这幸福便会放大很多倍。雪在这时,是来助兴的。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白居易对来访的朋友刘十九说,我家新酿的米酒还未过滤,酒面上还泛着绿泡呢,你闻闻,香不?那个红泥小火炉上,酒已烫得热热的。你看,外面天色这么阴沉,晚上肯定要下雪,你留下,咱俩喝一杯?

我想刘十九一定会留下的,喝个一醉方休。白居易的小火炉是专门烫酒的。我老家乡下的火炉,是用来炒菜做饭取暖的,当然,也可以烫酒。父亲在世时,晚饭后总是会喝上一小杯自家酿的西瓜干酒,酒在炉上温着,香气氤氲。我馋,偷偷抿一小口,小脸立刻皱成了核桃,太苦。

炉火烧得旺,烟囱底部都红了。父亲要吸烟,歪下身,凑近烟筒,溢地一下就能点着。窗户的玻璃上湿漉漉的。我用手指在上面写字,或画画。炉火烧得旺,不仅是煤好,炉膛也“套”得好。套,就是用黏性大的泥土,掺上碾压过的麦秸,浇水搅拌后,糊在膛壁上的。

这需要技术,同样的泥巴,有人套的,火焙得老高;有人套的,就总是压火。这方面,父亲是村人公认的好手。秋末时,纷纷来请父亲去他们家套炉子。炉火上的铁锅里,咕嘟咕嘟炖着的,大多是白菜粉条,或者土豆块,有时会杂着些肥肉片。一家人在炉边坐下来,围着吃火锅。菜的热气,在灯光里袅袅升腾。猫偎在炉边,时不时喵呜一声。有时离炉子太近,毛都烤焦了。它会哇地一下跳起,奔到一边去,等一会儿,又颤颤地回来,在老地方卧下。

雪在外面,扑簌簌下着。整个院子,慢慢就白了。看家的狗,蹦上一会儿抖一下身子,将雪甩下去。它不如猫,猫能进屋,它不能。屋里的缕缕灯光,从门缝里挤出来,将白的雪,照得亮亮的。

这时,如果院门吱呀响,有人来,狗汪汪通报,主人会出房门迎,来的若是爱酒汉子,进了屋,很可能就在炉边挤一挤坐下,温热的酒倒上,端起来,两人酒杯一碰,“喝!”“喝!”一扬脖,酒下肚了。肚子热了,嘴里的话就多了。天南地北,无所不谈。

要等上很大一会儿,屋里那个来访的人,才摇摇晃晃出屋门。地上已是一层雪了,他嚷着“别送别送”,然后在雪上留下歪歪扭扭的脚印,直往大街上去。

许多年后,我在城市的冬夜里,总是会怀念乡下的一炉火,一场雪,我这样怀念时,炉火和雪光,总是会照亮我绵软的乡愁。

新书架

《董卿:在时光中优雅盛开》

曹树欢

她自幼在父母的严格教导下刻苦学习,砥砺前行,独立自主,坚持阅读,培养气质。她勇于追逐梦想,从浙江到上海到北京,三度改写命运。

名图书出版,一时洛阳纸贵。一路走来,她依靠勤奋努力、积极进取、自我突破,成为公认的优质女性典范,诠释了每个女性应该如何成为理想的自己。她的名字,叫董卿。

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每一位迷茫困惑的女性,如果想活成理想的自己,都应该读一读董卿。本书温暖讲述董卿的成长奋斗历程,深度解读董卿成功背后的秘密,并展示董卿的优雅、才情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,愿你不断提升自我,成为像董卿一样才情万千、优雅从容的理想女性。

地坚守在这里,沉默如山,沉默到近似发呆地守望,守望看高铁顺利越行,守望看初心,守望看旅居他乡的游子,守望看高铁带来的城市文明。长长的铁轨静静地躺在那里,无声地向前拉长延伸着,像一个孤单的人冬夜梦回后寂寥悠远的思念,像一页旧日台历,撕开后展入旅程,从熟悉风景投入到另外一个陌生的远方。

时速三百五十公里的郑万高铁几分钟就能穿拐河镇而过。每天,高铁经过时的巨大声响能传出二三里远,但人们还是从忍受到习以为常。这十几公里的铁轨下面,有人们世代相守的家园,还有那四季耕作的田地,一片片山林和果园,人们品尝了背井离乡的滋味,可他们为大家,舍小家,一如这高铁上的小站,孤独着,奉献着。

郑万高铁拐河北小站,远离都市的繁华和喧嚣,在孤独寂寞中默默坚守。像手拄拐杖驻足村口的孤寂老人,翘首等待归来的游子,又像死海边变成盐柱的罗得妻子,在顾念所多玛,更像一尊安详的大佛,只手撑起一片平安,默默地守护,寂静的喜欢。

人在旅途

郑万高铁上的小站

刘文方

多少少长着几棵野树,东边远处有两三座小山,不远处山坡下有一个村庄,偶尔会传来几声鸡鸣狗吠,远远望去,一缕缕炊烟升腾而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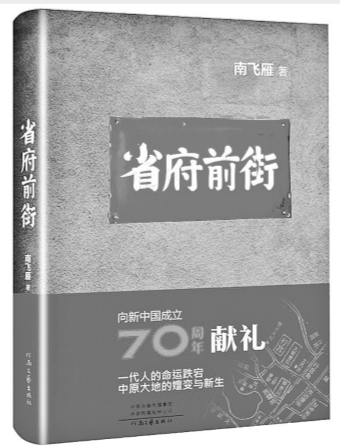
冬季干枯的树枝上晃荡着几股刺骨的冷风,溜达进小站的站房,小站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。夕阳的余晖,照在小站的站房上,也照在呼啸而来,呼啸而去的白色高铁上。夜晚,高铁飞驰而来,小站的灯光暖暖地照着,像亲人带着体温的大手轻轻抚摸着一节节车厢。也许高铁上坐着的人,他家就在这儿,也许高铁正走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家乡,也许他还没看清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,也许他还没有看清自己的村庄,也许他还没有看清自己家的

房子,过家门也难人,高铁就瞬间而过了。每天,都有许多个这一个,两列高铁短暂的相会相聚后,你走你的,我走我的,来去匆匆,各奔前程。

每天,高铁带着都市的温度一趟趟在人们面前一闪而过,清晨到黄昏,黄昏到夜晚。拐河北越行站像一个热心的却依旧单身的月老,他只会成人之美,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安排着别人的约会和见面,安排着高铁间短暂的相会与越行。只有当地人知道拐河北越行站所处的这个具体村庄的名字:拐河镇聚合庄村。

聚合庄?多么像欢聚一堂,合家欢乐的简称啊!为了更多人能欢聚一堂,合家欢乐,拐河北越行站默默无闻

连载



从未有过一丝商贾之念,不然但凡有一丁点出路,也不至心死。经眼前这位金发碧眼的洋大人一提,祖父尚得当年在密县开窑的事情,竟一股脑全上心头。圣衍便心酸一笑,道:“孔兄错爱,不知有何主意教我?”

圣衍眼睛一亮,道:“卢汉铁路,沈兄可听说过?”见圣衍茫然,孔方哑然笑道:“朝廷自乙未年筹办卢汉铁路,从卢沟桥到汉口,以黄河为界,由湖广和直隶南北各自兴建,于中点交会——沈兄可知这中点在何处?”

圣衍皱眉,喃喃道:“卢沟桥,汉口,黄河——难道是在郑州?”“不错!就是你脚下这郑州。”

圣衍难以置信道:“郑州?为何不是开封?开封才是豫省省治所在啊!”“这个——”孔方略一皱眉,笑道:“其中牵涉太多,一时也讲不清楚。汉铁路并不只到汉口,还有粤汉铁路,待建成之日,京师到广东一路可达,郑州是重要一站。不只是卢汉、粤汉,汴洛铁路也修建在即,同是与畿国共

不是交友不慎!当年初到贵国,央一位同僚取汉名,润笔被省去不少,却给我取了这个名字,表字还是阿堵!小弟一开始还不知,逢人就说在下姓孔名方,字阿堵——后来实在觉得不雅,才将表字改为森涛。”

圣衍知道他是在有意说笑,心中泛起一丝暖意,话到嘴边却成一叹,道:“孔兄好意,在下心领了,不过兄台适才所言出路六条者,对在下而言,却无一是一处。从政就不说了,在下惭愧,连生员都未考上,哪里轮得到三十多岁的童生从政?从幕也好,从军也罢,有违家训祖命,也行不通。从教看似正经,但新式学堂里教的都是西洋之学,在下笃钝,只懂得圣人之道,怎敢误人子弟?至于从文,在下倒是看过几份江南传来的报纸,那些公案淫猥的文章,在下实在是做不来,就算做得来也不屑做——”

“正好,那就索性从商了吧!”孔方拊掌笑道:“贵国四民中商为末流,小弟一直认为,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兄若有心经商,小弟倒是颇有些拙见,可以资斟酌。”

说实话,圣衍昨晚眺河之前,

款,也难怪孔方会意外。圣衍知道此言既出,再无丝毫踌躇之处,便悠悠悠悠道:“本钱,或许已够,不知孔兄所言手段,是何意指?”

从孔方那里出来,已是未时。圣衍回到城东罗家胡同,叫上儿子微茹,顾不上跟周氏交代什么,父子俩便直奔关帝庙骡马行,破天荒选了头健骡,套上车,由东门直奔中牟方向而去。东门外就是汴郑官道,宽约一丈,碎石铺路,几年前两官经此回空,特意拓宽修整过。出城不久,两边就是漫天

地,密密麻麻的都是夏玉米,正是收割季节,不时能闻见玉米地里有人出入。微茹那年虚岁十六,个头跟圣衍差不多了,只是眉眼角还

是一派青涩之态。圣衍催骡赶车,微茹坐在父亲身边,一只手臂紧紧攥着他的衣角。昨晚圣衍一宿未归,微茹和周氏吓得一夜没合眼,鸡叫头遍,微茹就出门满城地寻父,寻到晌午忽地心里一抖,掉头奔到家里。推门进去之际,周氏目光呆滞,正往房梁上抛绳子,已是必死的心境。微茹救下周氏,娘俩抱头痛哭一番,正哭着,圣衍倒自己回来了。他原本一肚子话想问,圣

却根本不停脚,拉着他就出门上路。微茹此刻困饿交加,路上又颠簸,可怜他半大小伙,坐车赶路竟是头一遭,没跑出十里地,便头晕眼花,腹中翻滚滚如沸水,再也忍不住,软绵绵叫了一声“爹”,便一头栽倒在车下。

等微茹缓过劲来,已经又是十里地过去了。圣衍还在赶着车,想来方才未停下片刻。见儿子慢悠悠坐了起来,圣衍松了口气,从怀里掏出两个烤玉米,递给他道:“路边跟人寻的,先垫垫。”

微茹接过玉米,捡了条命般朵硕大嚼,圣衍又道:“见了你太姥爷,好好请安。”

微茹啃着玉米,脱口而出道:“那我二叔、三叔呢?”圣衍的脸色忽然沉了下来。他侧对微茹,看不清表情,只是隐约居然有些狰狞的意味。微茹的剧烈抖动,不敢再问。于是一路无语。到了官渡镇,天也擦黑了。快到三义家时,圣衍突然拉紧缰绳,微茹身子一歪,没等他坐稳,就听见圣衍从未有过的冰冷的声音道:“要是你二叔犯混,动手的时候,帮你爹一把。”